

柴米油盐 母子情深

“我于九月间接到一函，阅信之后重重泪，悉知其生得男儿，家中大小各得平安，方才安慰……今托琼熟代带回牛奶四瓶、饼干一罐、金油二瓶、鹧鸪茶二包、铁头刀一把、奶粉一瓶……望母亲自己调理好身体，安置孩子去学校读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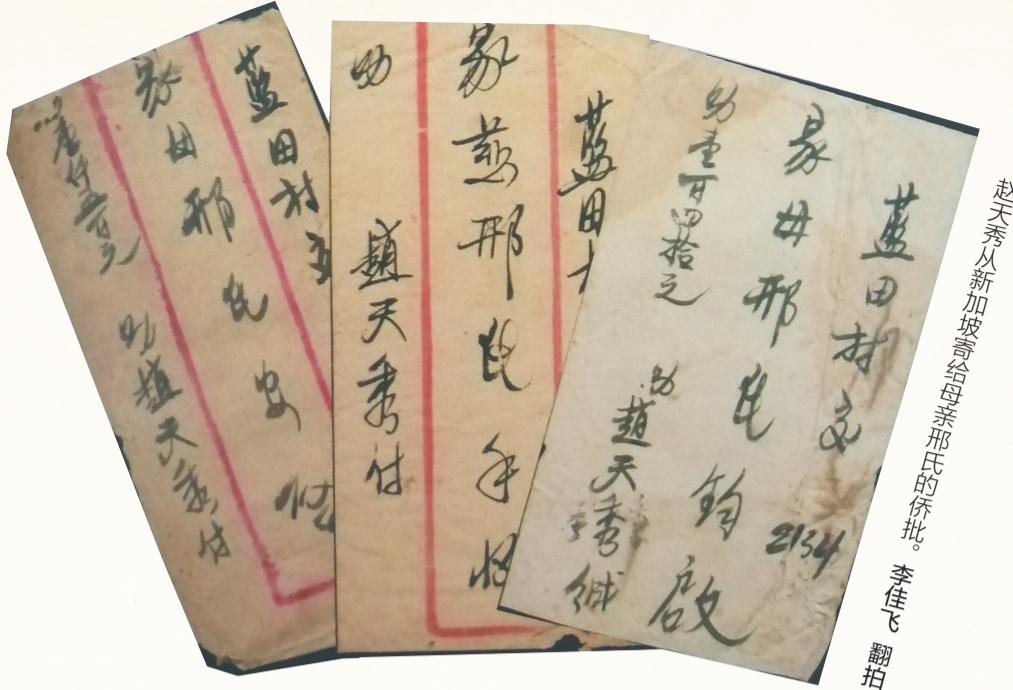
1948年，海南文昌蓝田村邢氏收到了一封侨批，是她远在新加坡的儿子赵天秀寄来的。赵天秀在家书中对当时一同寄回的牛奶、饼干、金油、鹧鸪茶、铁头刀、奶粉等具体数量一一报之，并嘱咐母亲邢氏些许家事，甚至安排好随信付回的钱数如何分配。信件内容琐碎而日常，却是邢氏与儿子赵天秀沟通的唯一方式，寄来的食品和钱票不算多，但也撑起了邢氏一家的日常开销。

实际上，如此情形不只出现在邢氏家里。百多年来，海南尤其是文昌地区，不少同胞为养家谋生，远赴南洋打工，漂泊在外，侨批便成了他们与家里唯一的联结。这些琼籍华侨们远在他乡，最挂念的就是家人的温饱、健康、安危乃至终老。因此，他们托人捎回家乡的侨批里大意都是：“父母兄弟安康否？我生活得很好，附上光银xx元……”

例如，一封侨批上写道：“儿远离父母兄弟，不得随定省分劳，自知不孝，罪愆重如深渊”；一封侨批饱含心酸：“母亲言衣服破碎不堪，儿闻之心甚酸疼万般，儿子罪过”；一位游子在侨批里对慈母忏悔：“父亲仙逝，实痛惜仙游之时，无在侧奉侍，其罪大焉。”

“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。”文昌市锦山镇桥坡村村民黄远胜曾担任过20多年侨批员，他告诉记者：“那时的侨批没有信封，信中内容公开可见。其中，有儿子问候年迈双亲的、有父母鼓励儿子发愤读书的，也有国内侨眷盼儿早日回归，或是惦念着海外的亲人的。”

同时，有不少侨批开头都写着“禀者”“敬禀者”，甚至还有“跪禀”，例如赵天秀寄回的侨批中，第一句话就是“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”。有学者对此作出解释：这并非表客气的套话，而是情感的凝重和心头的沉重。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一跪天地，二跪父母，大恩之外是不能轻易屈膝的。跪禀，是指跪着向母亲禀告，深表敬崇和向母亲“请罪”，因为游子们“未曾在家侍奉母亲”，或“兄弟出番，无一回看顾老母”。



百年来，一封封侨批在南洋与琼岛之间传递，承载了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，就如一根跨越国界的脐带，那头是羁旅异乡、久未归家的海外赤子，这头是翘首以盼、望眼欲穿的故土亲朋。

在那个通信设施不发达的年代，在外拼搏的海南人，无时无刻都在惦记着，那封寄托着情感与相思的侨批是否已到达家人的手中。如今，写侨批的人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把曾经的故事带走了；读侨批的人，仍能循着时光的轨迹，体会文字里留下的故事，读懂那份对家人、故乡和祖国的深情。

侨批承载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邱江华 李佳飞



一封侨批家书。(资料照片)

捐资助学 家国情怀

“捐文昌华侨中学之款吾即日付，不用挂念到於，使法有头有尾无成问题……”琼籍华侨们不仅牵挂着自己的小家，也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境况，捐资助学、扶贫帮困、修路造桥等是他们最直接的表达方式。

在文昌市东阁镇红星村委会流坑村，有一所新龙门小学。2020年11月19日，海南日报记者到此采访时看到，新龙门小学是一幢二层小楼，位于离村不远处的一片荒地上。在这个荒废的学校小楼的一层中间大堂，墙上挂着一块牌匾，里面的文字经过岁月腐蚀已模糊不清，但依稀能辨得，是记录着华侨的捐款。

“这座小学是村里两位华侨捐资共建的。”流坑村村民邢福仁告诉记者，流坑村在国外的华侨非常多。“当年村里很穷，没几家人能揭得开锅，不少人下南洋谋生。村里一男子叫邢治书，1935年去泰国谋生，后来在异国发家致富，始终心系家乡百姓，便与村里另一位叫邢谷鸿的华侨合捐20万泰铢兴建了新龙门小学。”

“邢治书寄回的侨批中，多次谈到要重视教育，让孩子读书。”邢福仁介绍，新龙门小学建于1979年，共有6个年级，最多时全村100多个孩子都在此上学。“两位华侨特别强调，村里的孩子读书全部免费。老师也是华侨们出钱请的。在教育还不普及的时候，村子里的孩子就开始享受义务教育了。”邢福仁笑道，“除此之外，华侨们还捐资建了宝芳卫生院、水塔等，为家乡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尽管新龙门小学已经人去楼空荒废了，卫生院也由政府接管，但老华侨们的恩情却永远刻在村民们的心中。”

在文昌市锦山镇也有相似情景。“这条叫锦善街，相连的那是侨光街，也是当年华侨捐款3万元修建的。”站在锦山镇锦山中学旁，黄远胜对记者说，“包括这个锦山中学，是当年锦山镇南排田旅泰华侨黄宏萱捐建的，华侨们难忘故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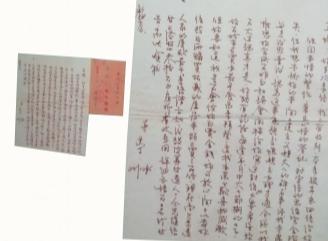
扶持邻里 造福桑梓

流坑村的故事还未讲完。

2020年11月19日，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流坑村，见到了村民邢治琴。邢治琴出生于1930年，今年已是90岁的高龄，他从16岁起就担任文昌东阁镇、文教镇一带的侨批员，直到1980年左右国内侨批局逐渐并入国家金融机构后，转入中国银行继续工作至退休，可谓见证了海南侨批业繁荣至衰落的整个历程。

午后，邢治琴操着一口地道的文昌话，向记者娓娓讲述他印象中的侨批往事——

“村民邢治书去到泰国后，经过多年打拼有了些积蓄，便办了一个木材加工厂。当时国内物资紧缺，流坑村更是穷得叮当响，邢治书就从国外寄回大米、钱票、药品和布匹，在侨批中将寄回物资一一报数，如何分配也讲清楚，基本上村民们都能分到些许。”邢治琴说，除了往里送物资，邢治书也往外带走了不少村民。“村里穷，村民们无处谋生，邢治书便来信告知，自己在外已有产业，村民若是愿意，就一同随他外出谋生，在他的木材厂里打工，虽不富裕，但也不会穷困潦倒。”



侨批附带的家书。李佳飞 翻拍

“这也是流坑村华侨多的原因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华侨。”邢治琴说，“村里还有一位老华侨叫邢谷顺，如今也有90多岁，早些年奔波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与中国，当时人称‘水客’，现在定居在香港，身体还硬朗，基本上每年春节都回村小住一段时间。他一回来，我们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聊天，回叙过去的故事。”

做了34年侨批员，邢治琴从华侨们寄回家乡的侨批中也略知悉一些国外的境况，比如随着华侨的增多，近代泰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。泰国历史上曾经将春节作为法定假日，虽然后来被取消了，但“法定”大不过“民定”。到了春节，走在泰国的大街上，只见店铺挂满了大红的福字、囍字、对联、烟花爆竹以及中国结，“新年发财”“招财进宝”的条幅横幅映入眼帘，各种各样的年货琳琅满目，其“年味”丝毫不逊国内……